



编者按：  
4月18日，《我心归处是东山》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新书首发，4月19日，春风有信 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在杭举行，瑞安青年作家薛超伟凭借中短篇小说集《隐语》喜领春风新人奖。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均对作者进行了采访。今天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，也是我国的全民阅读日，特编发两篇访谈，以期推动更多的人爱上阅读。春光无限好，正是读书时。



# 通过书籍连接世界

## 对话春风新人奖得主薛超伟

4月18日，在“春风有信”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·文澜剧场正式举行，来自瑞安的青年作家薛超伟凭借中短篇小说集《隐语》获得了春风新人奖。薛超伟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？他创作的灵感都来自哪里？他的家乡瑞安在他的作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对薛超伟进行了专访，了解他的故事。

记者：恭喜您获得春风新人奖。《隐语》是您8年沉淀而成的作品，能不能谈谈，您是怎么走上文学这条路的？

薛：走上文学这条路之前，大概都是先爱上文学。文学它是一种不怕损耗的消费，换句话讲，文学很便宜。小时候，我家和我姑妈家是一起住的，所以家里会有很多哥哥姐姐。那时，我们吃水果、零食都是要分享，甚至要竞争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姑妈让我赶快把一瓶AD钙奶喝掉，因为我哥哥回家我就会没得喝了，我就一口气全喝完了。我那时候很喜欢AD钙奶，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消耗掉它，让我至今感到可惜。但是，有一种东西它是需要竞争的，就是书籍。书不会被消耗，你看完了给我看，甚至我们可以一起看。那时候很多书都被我翻烂了，对我来说，书是一个永恒性的、不会被消耗掉的东西。在我的童年，别的小伙伴都在外面玩耍，而我就在屋子里安安静静地看书，有时候家里来了人，问了我一声，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刚才是不是有人跟我说话了，就是这种状态。可能就是这种对书的喜爱，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。

记者：您开始自己写作是什么时候？

薛：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理想就是当作家。到初中时，正值韩寒、郭敬明他们走红。那时我知道了原来小孩子也可以当作家，这给了我一种激励，然后我就开始模仿着写一些句子。到了高中，我经常上一些文学论坛，还在一个很小的文学论坛上当了一个版主，每周都在那发一些文章，同时也把这篇文章抄下来作为周记交给老师。这些文章里有一篇是我人生第一篇中篇小说，我的老师就觉得这篇小说很好，还在瑞中的整个年级里面传阅，同学们还会通过便笺的形式在后面写上一些评语。当时我就受到了鼓舞，原来我的作品也是可以被人阅读的，这让我变得越来越有信心，然后我进入大学文学专业，开始正式的文学训练。

记者：您平常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哪里？

薛：灵感其实最多是从书籍中得到的，以《隐语》这篇小说为例，我曾看一些关于古代谜语的书，发现古代的谜语跟现在的谜语不一样，它们的制谜规则是需要引用典故，比如谜面来自诗经、楚辞，谜底则来自另外一些典籍，比如唐诗、宋词之类的。所以谜面跟谜底其实是很多不同时代的典籍。我就觉得原来时空是可以这样简单的规则连接在一起的，我就以这种时间上的奇妙联系写了《隐语》。故事主人公的奶奶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主人公依然可以跟她说话，依然可以进入奶奶曾经开的店面里面跟她撒娇。我描写了一个生者与死者共存的世界，这样一种想法是通过阅读得来的。

再比如《化鹤》，我写寺庙，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在寺庙里面住过，写得这么真实。其实我也是通过一些阅读，还有查资料，去了解寺庙建筑的结构，了解僧人生活的状态，通过这些东西加上自己

的想象和一些生活经历才写成的。

另外，我觉得要对生活保持一种敏锐，那些灵感会自动进入你的大脑，但是不要为了获取灵感而生活，不要功利，随性一点，反而能获得灵感。

记者：您书中的一篇小说《水鬼》是以温州为背景写作的，您的故乡瑞安对您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？

薛：家乡肯定对我的创作影响是巨大的，我觉得每个人的家乡都具有唯一性。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同质化的时代，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，打开手机看到的是相同的东西，但只有对故乡，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受都是独特的。

《水鬼》这篇小说是我十年前创作的，那时我对家乡带着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眼光，觉得大家都过得好无聊，包括自己也过得很无聊，在那里虚度时光，但是我现在回头看，这种感受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年轻时的一种叛逆。后来随着我经历的增多，我发现自己对家乡的那种怀念和追思其实是时时都在发生的。现在回想起家乡的那些古老的建筑，小巷中那些宁静与杂乱，都是我所喜欢的、所怀念的。

所以我如果要重新写我的家乡，我肯定会用爱意去写。其实《水鬼》这篇小说，要说没有爱也是假的，里面包含着那个时期我自己对家乡的一些感悟，内在依然是一种爱。

记者：瑞安方言是否对您的创作有所影响？

薛：瑞安的方言给了我很多灵感，比如说打雷，瑞安方言说响佛，响佛就是佛怒了，就要打雷。还有一个静定，静定也是佛教用语。长辈会说他这个人要静定一点，不要太折腾了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逆序词，比如江蟹生，其实原意是生的江蟹，还有荸荠白等等。我就觉得这些表达都非常生动、诗意还有古韵。这些日常的词汇会突然之间把我拉向一种悠远的意境。小时候我在家里，我奶奶突然说外面响佛了，在一个很现实的环境里面突然出现了佛这个词，好像突然就从一个现实的空间走进了一个异度的空间。瑞安方言里的这些词汇，体现了瑞安文化中一种光怪陆离又生机勃勃的特质，这些文化给我的创作带来了灵感。

记者：您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，这是为什么？

薛：首先最重要的是我本身就是青年，我肯定先要写自己感兴趣的、熟悉的话题。如果我刻意地去模仿别的人群，第一我对他们内心的体认肯定是不够的。其次，去挑战那些自己经验以外的东西，很容易失去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主题。另外，有一句话是一个国家的青年是怎样的，这个国家就是怎样的。我觉得关注年轻人，是我关注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。

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普遍都比较孤独，经常自己一个人刷手机，仿佛越来越与现实生活隔绝，同时与上一代人的观念有所隔阂，在婚恋观、价值观等方面冲突频繁，但是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小说描绘出这样一种处境。

记者：您未来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？

薛：我希望能写一些以现代都市志怪为主题的小说，比如其中一篇，是关于一只在瑞安菜市场里的怪猫的故事。另外，我也计划将瑞安的诸多文化遗产融合进我的小说里，比如东源木活字印刷术，还有瑞安鼓词等。

(记者 林雨轩)

4月18日，《我心归处是东山》浙南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在毓蒙小学举行新书首发式。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，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弹棉机发明者、浙南近代机械工业先驱、私立毓蒙工业职业学校创办人李毓蒙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。那么，作者为李毓蒙立传的初衷是什么？在创作过程中又作了哪些新尝试？这本传记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？近日，记者对作者之一胡晓霞进行了专访，听她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。

记者：这是您与夏海豹老师(瑞安市报告文学学会顾问)第三次合作了。之前，你们合作了两次，分别是《致敬五星红旗：国旗设计者曾联松》和《守望家山——浙南教育家金蝶轩》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，这次的合作，是你们计划中的人物传记三部曲吗？

胡：完成了前两部长篇作品后，我们确实有意识地筛选下一个写作对象。这时候，恰逢东山街道为纪念李毓蒙先生的卓越贡献，决定为这位东山先贤著书立传，于是我们就接了这个写作任务。

2022年5月26日，我和夏海豹老师第一次去东山采访，采访对象是王步康老师、李新祥先生，这算是本书写作的启动。记得那次采访返回途中，夏老师信心满满地对我说：李毓蒙的一生是艰难、辉煌、传奇的一生，本身就具有故事性。我们可以写好的！

采访回来不久，我们就着手分头搜集资料，分享各自所得的信息，探讨写作思路。正当我们乐此不疲时，不料夏老师的脚被汽车轧了，打上了厚厚的石膏，遵医嘱至少得休养三个月。也正在这时，我老妈生病住院动手术。我是独女，责无旁贷。同时我还需要定期去杭州帮带小外孙。于是我和夏老师商量好，先由他利用在家休养这段时间开始写作。就这样，他每写好一章，就发给我征求意见。一切都貌似顺利而快速地进行着，孰料天有不测风云，忽然传来夏老师不幸脑梗的意外消息。危难时刻，我作为夏老师的黄金搭档，义不容辞地接手写作、勘误、统稿、插图、联系出版社等工作，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。

记者：我记得很多年前，夏海豹老师曾主编过一本小册子《李毓蒙传》，这次你们重新为李毓蒙立传，初衷是什么？在创作方面、语言艺术方面，有哪些新的尝试？

胡：我们重新为李毓蒙立传，初衷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，就是在当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从李毓蒙先生身上汲取发明创新、实业报国、办学育人的精神力量，不断追求卓越和成功。同时希望通过本书，让先生的精神风骨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，给后来者更多的启迪和力量。

本书采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，打破了常规的开篇形式。我们之前合作的两部书，都是从人物出生写起，按时间顺序，写人物的一辈子。这本书创作伊始，我们就商讨着要做一些新尝试。那么如何创新呢？我们又一时想不出好办法。于是，我们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订购了好些人物传记，比如：《张大千传》《国士——牟宜之传》《弘一大师》《挑战大上海——中华实业家荣氏兄弟传》《长河魂》《中国船王》等等，全部一式两份，各自翻阅，希望从中找到创作灵感。不约而同地，我们都特别看好《中国船王》的精彩开篇：主人公公作孚，第一次同自己公司制造的第一艘小轮船民生号生死与共，不畏艰险，逆长江而上，开启了他人生新的航程。将这一笔法移用到我们这部书的开篇，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：1916年初夏的阳光，慵懒地浸泡着位于瑞安县东山烟墩山脚的玉泉寺，使这座破败的古

庙愈发寂静和荒凉。突然，寺门“啪”的一声被打开了，冲出一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，一路手舞足蹈兴奋地叫喊着：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类似于这样的突破，书中还有好几处，留待读者慢慢品味吧！

记者：在收集、采访、创作中，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吗？付印后，有哪些遗憾的事吗？

胡：这本书能够写成，首先得益于李毓蒙先生。因为，他与艰难困苦不懈搏斗的人生，始终给予我们震撼心灵的激励，他让我们懂得，任何不朽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

这本书能够及时、顺利出版，得助于一切支持、帮助我们的师友们。在本书后记中，我们特别表示了感谢。

然而，文学创作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。本书付印后，乃至近日，时常有身边的朋友、同学陆续对我说类似于这样的话：哎呀，你们写了这部书呀！我父亲(或爷爷、外公的爸爸、舅妈的爸爸等等)就是李毓蒙的得意门生。我想，继续用心搜集先生的生平资料，留待本书再版时弥补遗憾、充实内容吧！

记者：我注意到，封面题字是由咱瑞安人李砚(现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女书协委员会主席、西泠印社书画篆刻院教务长)题写的，听说她与李毓蒙还是亲戚？

胡：是的，李砚是李毓蒙的侄孙女，她称李毓蒙为三祖父。但是，起先我并不知道这层关系。

有一天，与我同在慈善总会编辑部工作的施正勋老师对我说：你们这部书似乎可以请李砚题写个书名。对哦，李砚的儿子，2023年暑期，经常就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涉及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方面的内容，来我们办公室请教施老师。下班时，我就经常开车顺道送他们俩回家。后来，施老师跟李砚说了请她题写书名的事，李砚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还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，让我了解到这层关系背后的更多的故事。

记者：最后问一个许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，夏海豹老师现在恢复情况如何？细心的读者其实会发现新书首发式他也来参加了。

胡：是的，夏海豹老师能够精神饱满地出现在这部书的首发式上，他自己，他家人，以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很开心。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康复，夏老师现在意识清醒，记忆正常，特别是站立和行走能力，有了明显进步。我们期待他的说话能力、右手动手能力继续提高。

记者：谢谢您接受采访。

胡：我也再次由衷感谢所有关心、支持这本书的朋友！

# 在对话

## 我心归处

## 作者之一

